



小红哨的故事

XIAO

HONG

SHAO

DE

GU

SHI

小红哨的故事

原著 雪 平
改编 阿 冬
绘画 钟惠英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红哨的故事 / 阿冬编文; 钟惠英绘.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22-8927-1

I. ①小… II. ①阿… III. ②钟… III. ①连环画—作品
—中国—现代 IV. ①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9082号

小红哨的故事

雪 平	原 著
阿 冬	改 编
钟 惠 英	绘 画
谢 颖	责任编辑
戴 建 华	技术编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电话: 54044520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978-7-5322-8927-1

定价: 29.00元

连环画文化魅力的断想 (代序)

2004年岁尾，以顾炳鑫先生绘制的连环画佳作《渡江侦察记》为代表的6种32开精装本问世后，迅速引起行家的关注和读者的厚爱，销售情况火爆，这一情景在寒冷冬季来临的日子里，像一团热火温暖着我们出版人的心。从表面上看，这次出书，出版社方面做了精心策划，图书制作精良和限量印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体会这仍然是连环画的文化魅力影响着我们出版工作的结果。

连环画的文化魅力是什么？我们可能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在新中国连环画发展过程中，人们过去最关心的现象是名家名作和它的阅读传播能力，很少去注意它已经形成的文化魅力。以我之见，连环画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大俗大雅的文化基础。今天当我们与连环画发展高峰期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时，就更清醒地认识到，连环画既是寻常百姓人家的阅读载体，又是中国绘画艺术殿堂中的一块瑰宝，把大俗的需求和大雅的创意如此和谐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文化上的“绝配”。来自民间，盛于社会，又

汇入大江。我现在常把连环画的发展过程认定是一种民族大众文化形式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真正“国粹”文化的形成过程。试想一下，当连环画爱好者和艺术大师们的心绪都沉浸在用线条、水墨以及色彩组成的一幅幅图画里，大家不分你我长幼地用相通语言在另一个天境里进行交流时，那是多么动人的场面。

今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这种欢悦气氛，我们出版工作者也为之触动了，连环画的文化魅力，将成为我们出版工作的精神支柱。我向所有读者表达我们的谢意时，也表示我们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出版事业，让这种欢悦的气氛长驻人间。

感谢这么好的连环画！

感谢连环画的爱好者们！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李新

点滴回忆

创作《小红哨的故事》是在1960年，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比较艰难。但根据创作室规定，我们每年必须完成一定额度的创作量，另外还得去郊区农村参加一些劳动，再有个原因，我不敢单独去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缺少胆量，所有因素加起来，使我创作这部稿子没能下生活，都是在社内完成的。

这是一部描写建国初我边境两个傣族少年智擒越境特务的故事连环画，当时我手头的创作资料十分有限，幸好社里资料室有不少为美术创作而备的各种摄影图片、影集，还有各种少数民族画报、画册等，这些资料为我提供了间接的创作素材，因此整个创作过程还算顺利。

那时的连环画创作室人员虽多，但女创作员不多，且大多画儿童、神话、童话类故事，由于我原来是以画少儿题材为主，所以每当分配脚本，凡是这类题材，往往都会落到我和别的女同事头上。其实

画什么题材并不重要，关键是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性格的表现，然后是构思、构图的处理，表现形式的运用等。这方面，在前几年曾与老组长程十发在一个创作组，他善于谈论创作方面的一些表现形式、处理的方式方法等，对我们帮助很大，他在描绘少数民族风情方面有特别的韵味，让我们亦颇受启发。

当年还有些事，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小红哨的故事》完成后不久，我就去鄞县青浦出版局办的饲养场去养猪了。

钟惠英
2014年3月

前 言

离国境线不远的多卡寨，有两个放牛的傣族孩子。一次，他们在林中拾得一只小红哨，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拉祜汉子，引起他们的怀疑，在深山老林里跟踪窥探，发现了蝥贼的窝穴。由于他们的机警和勇敢，终于协助大军捉住了扰乱边境的特务分子。





多卡寨是个傣族村寨，离国境线很近，翻过一个小山岗就是界河，背后是一片深山老林。这天傍晚，少先队员岩角和岩光，帮社里放好牛，便骑着牛回寨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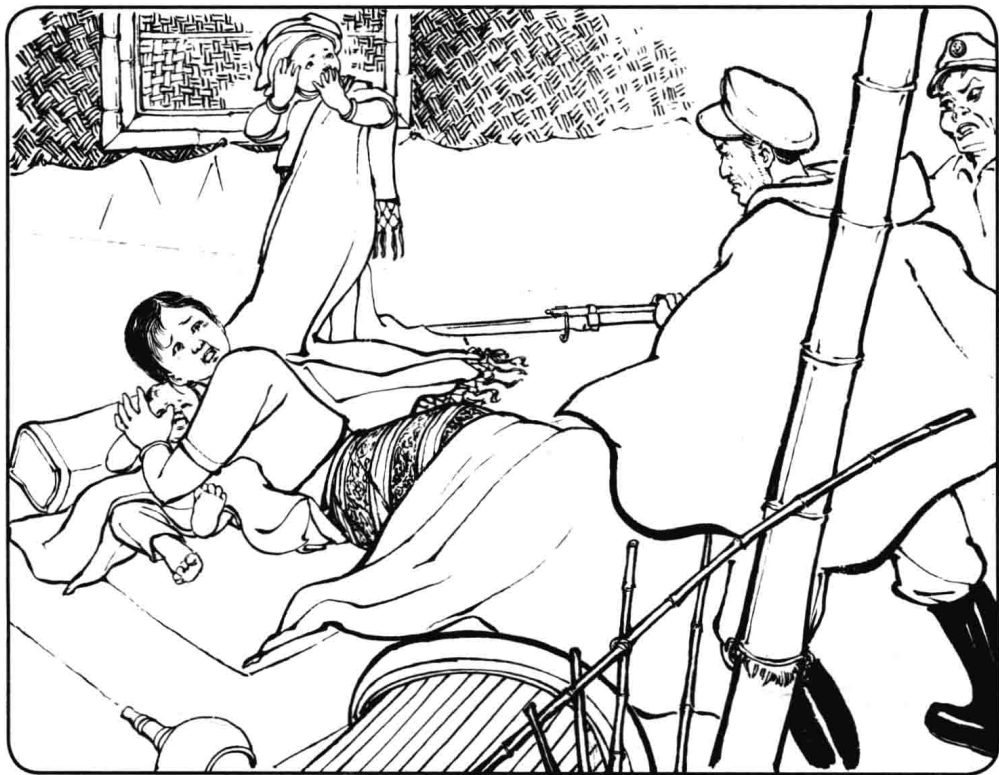
饲养员波依旺老爹把牛牵过去，拴在圈口上看了看，拍拍长得溜圆的牛屁股，啧啧地称赞起来。



波依旺老爹顶会讲故事，便一口答应了。这个消息传了开去，立即招来一大群孩子，叽叽喳喳地把老爹围在一棵菩提树下。老爹吸了几口烟，开始讲了。



“有一年，寨里遭遇旱灾，大家的的生活已很痛苦，老黄狗（国民党部队）还要逼着缴税捐款。你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个白胡子波猛老爹，他再也憋不住了，便带领全寨的人起来反抗。



“这事给南卡寨的老黄狗知道了，趁波猛老爹带领青年人进林子去的时候，包围了多卡寨，把波猛老爹一家人都杀害了。”



“就在那天晚上，波猛老爹提着腰刀闯进老黄狗的营部，一气砍了十多个老黄狗，镇长黄阎王额上吃了一刀，几乎送了命。



“后来，老黄狗把他围在院子里，放起火来烧。他攀上几丈高的哨楼，用弩箭射死几个老黄狗，翻身跳下，往老林里逃去……”



故事讲完了，孩子们才各自回家。岩角独自走在月光下，想起老爹讲的那些老黄狗，心里十分气愤。他走着想着，忽然有一种异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一声、两声、三声……好像百灵子在叫。岩角感到很奇怪：百灵子在晚上是从来不叫的呀！他再仔细听听，那声音就像傣族人猎哨的盘歌一样，有两只百灵子在对唱呢！